

我与城

## 与涪陵相拥

■杨康

过滨江大道,妻子指着对岸欢呼:“长江那边就是乌江!”

滔滔乌江,披荆斩棘,踏歌而来,与浩瀚长江牵手、汇合,随后又一起奔赴辽阔的远方。荡漾的江水,洗涤着涪陵“千里乌江第一城”的美誉。我慕名而来,接受它赐予我的种种幸运,并与之相拥。

美国作家彼得·海斯勒(中文名何伟)曾在《江城》一书中这样描述涪陵:“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,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……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,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。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,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。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上去,都是陡斜的山坡,尤其向北倾斜下去,直到两江交汇处,山形陡峭的白山坪拔地而起……”

放眼望去,现如今的长江水面碧绿如新,早已不见浑黄。江面上亦无嘈杂的汽笛声,只有偶尔歇脚的水鸟鸣叫。雨台山的苍翠与北山坪(即白山坪)的葱郁隔江相望,沿江步道盛开的三角梅给涪陵这座城市增添不少生机。

路过桑树地,一片片桑叶像是擎起一块块嫩绿的阳光。妻子摘下一片桑叶,清晰的叶脉记录着她的少女时光。“对桑叶,我充满感激!它们是我的学费、生活费,是贫困岁月里的希望!”养蚕,在涪陵曾是一项重要农事。采摘桑叶喂蚕,用背篓背着蚕茧去换取皱巴巴的纸币,这是妻和大部分同龄人经历过的生活。

“我们也可以在夜晚,听蚕吃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……”对经历过的艰苦生活,妻子显得非常豁达。她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,平静而舒展。我望着大面积的桑叶,眼前的妻子和曾经的那个青涩少女,不断交替闪现。妻子的讲述,让我也对桑树地里的桑叶充满敬意。她现在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,生活过得幸福安逸。

继续前行,妻子惊呼:“青菜头!青菜头!”见我愕然,妻子解释道:“哎呀,就是制作涪陵榨菜的原材料!”像是见到多年不见的邻家玩伴,妻子兴奋地奔向那一片菜地。一瞬间,她就跳进了一滩鲜嫩的翠绿水墨中。

我也跟上去,在寻见农人征得同意后,掰下一个菜头,用衣服底边随便擦一擦,咬一口,感觉微苦。“这怎么和我小时候吃过的涪陵榨菜味道不一样呢?”涪陵榨菜,早已名扬天下。在来涪陵以前,我对这座城市的全部认识,主要集中在涪陵榨菜。

妻子咯咯地笑起来:“涪陵榨菜,岂能徒有虚名。”经过农人介绍后我才得知,从青菜头到最终的涪陵榨菜差不多要经过十几道工序。涪陵榨菜,吃法众多,俨然是涪陵人每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

了解到涪陵榨菜繁复讲究的制作工序后,我对其兴趣倍增,开始深入研究涪陵榨菜的起源和文化,探求那些散落民间的美味榨菜,并把搜罗到的美食分享给外地朋友。涪陵榨菜,越吃越有味,越嚼越爽口,我也因此跟涪陵这座城市更加亲近了。

去年,我顺利通过事业单位考核招聘,成为涪陵电大的

一名教师。来单位报道的第一天,我便被门口的一棵生命力十足的黄桷树所震惊——树根从石缝中直闯出来,像人身上暴突的青筋;伸向天空的树枝,轻盈洒脱,充满张力。

当我推开办公室的窗户,目光恰好又与这棵黄桷树的树冠平齐。飞来的麻雀,摇晃着树叶,阳光和风被反推进来,使环境变得极为温馨。工作之余,我常常想起那些顽强的根须。没有意外的话,我的一生很可能也扎根于此,像窗外的黄桷树。

我逐渐适应并且喜欢上了涪陵生活。光是从多达十多种佐料的一碗豆花里,我就能体会到涪陵人对生活的热爱了;光是从“水下碑林”白鹤梁石刻的字迹里,我就知道这座城市有多么古老了。还有那些错落的梯坎,盛开的三角梅,那些路边的小贩以及下象棋的吆喝声,每一处每一隅,都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。

周末,妻子偶尔带儿子来涪陵城内小住。两岁多的小家伙,透过十一楼的窗户,指着江面:“船船!带我看船船!”晚饭后,我们仨去两江广场散步。夕阳向江面投下金灿灿的波光,儿子激动地向浮动的船只挥手、呼喊。

“涪陵这几年变化太大了!”妻子倚在步道的栏杆上,感慨道,“和我小时候认识的涪陵太不一样了!”乌江大桥屏幕上闪耀的灯光照着她脸上的自豪。从求学、工作、成家,妻子一路走来,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蝶变。

天气不错的时候,妻子也会嚷嚷着去位于涪陵蔺市的“洋人街”。这条街承载着妻子

的美好记忆,它的每一座建筑都充满想象力:“倒立”的汽车,倾斜的小屋,鲜艳的涂鸦……再加上各式各样的美味小吃,足以使妻子视觉味觉双丰收。

遇到稍长一点的假期,我们则选择回位于涪陵仁义乡碧溪村的妻子娘家老屋小住;若是暑期,我们还会去离老屋不远的碧溪河捉螃蟹、戏水。在大自然的幕布下,一切景物都那么清新、灵动:芭蕉与水葫芦打着暗语,一个比一个翠绿;野

鸭和鱼群搅动水面,提示时间的存在。

“回家吃饭喽!”年过七旬的外婆,嗓音依然嘹亮。她这么一喊,仿佛山更绿了,光更亮了,风更轻了。

夜幕逐渐降临,吃着朴素鲜美的农家菜,我仿佛感觉到与涪陵的拥抱又宽了一些,紧了一些。在我脑海中,有一个念头也愈发清晰起来:涪陵,这座给予我太多的城,将是我的一生之城。



## /// 岁月静思

## 离不开炊烟的人

■张玉鸽

作家草白在《带灯的人》中这样写道:“祖母的一生致力于制造炊烟,即使在年老体衰、摇摇晃晃的暮年,还习惯像先人们那样生火做饭。”我的姥姥也是这样,她是一个离不开灶台,也离不开炊烟的人。

在我为数不多的记忆里,姥姥把老屋大整过两次,其他地方不见得比之前美观多少,但灶台切切实实地发生着变化:原先由暗红砖瓦搭建的简陋土灶披上水泥的外衣,像在打满补丁的衣服外罩了一层披风,掩盖掉里面的破败;后来水泥外又被贴了一层锃光瓦亮的白瓷,披风由灰黑变得明亮起来。一进门,白得发光的灶台

是最显眼的物件。姥姥每天都会把灶台擦得亮锃锃的,让它保持舒爽。她常说,灶台支撑着一家人的口粮,把灶台伺候好,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

灶台也确实不辜负姥姥的期望,配合着姥姥,将我的母亲、姨妈和小舅养大。即便在困难时期,姥姥也总能想法子让灶台不闲着。地瓜糊、蒸野菜、玉米饼子……灶台如变魔术般,产出充饥的食物。虽日子清贫,但一家人被这灶台养得健康快乐,安适满足。

后来,姥姥也靠这一方灶台,将我和几个兄弟姐妹照顾好,又目送我们一个个离开她,回到城里生活。

灶台养活了家人,姥姥也把灶台喂养得饱饱的。夏天,

麦子熟了,她从田里拾回麦秸,细细摊在小院里,让水分充分地蒸发,晒成灶台最喜欢的干松柴火;秋天,她收集集成堆的花生秧和打掉玉米粒的棒子,为灶台储存好冬天的口粮。

一年四季,到了饭点,姥姥家的烟囱里总是连续地冒出一股又一股炊烟,仿佛灶台在舒坦地抽着旱烟,一日三餐,不曾间断。童年时代,无论我在村子里任何角落和伙伴玩耍,只要往家的方向一瞥,看到烟囱里缓缓吐出灰色的雾,向上边喷涌边消逝着,我就知道,那是姥姥在呼唤我回家。

灶台升起的炊烟离不开姥姥,姥姥更离不开灶台。某个冬天,姥姥曾在城里随我们住

过一段时间。那时候,她除了念叨家里的小鸡小鸭,就是挂念着灶台。她放不下冷冰冰的灶,也看不得一天不烧火——在她看来,没有炊烟的家是没有人的。晚上做饭,她常常会嫌城里的锅灶太小,做出来的饭也不如大灶的香。她深深地想念着家里的灶。

之后,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,永远是搬来柴火,让冷却的灶台重新热乎起来。待火烧稳,她再踱到门外抬头看着烟雾慢慢升腾,眼里流出踏实满意的光。一锅水烧开,灶膛里依然亮着火红的星,姥姥开始不紧不慢地擦拭着灶台,并轻声埋怨姥爷没有把灶伺候得舒服。旁边的邻居看到炊烟升起,知道是姥姥回来了,

接连推门进来。几个人在热乎的土炕上围坐,兴奋地唠着家常。

姥姥一生没有离开过灶台,即便在中风后,她依然拖着半边僵硬的身子,颤巍巍走向灶台,倔强地让炊烟升起。长大后的我觉得土灶味道太大,一直想要给姥姥换掉,可她从未同意过。她常说:“只要我还能动,你们回来,就能吃上咱家灶上的饭。”

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,夜色吞噬了书桌台灯浅浅的光亮,房间变得很暗很暗;窗外灯火绵延,车流如往日般喧嚣着。光影斑驳间,我仿佛看到姥姥家烟囱里缓慢升腾的炊烟,细密绵长飘上天空,直到永远消失不见。